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战地醉雪



ZHANDIZUIXUE 孟伟哉/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老兵大家丛书

孟伟哉

战地醉雪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战地醉雪 / 孟伟哉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18-6

I. 战… II. 孟…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463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625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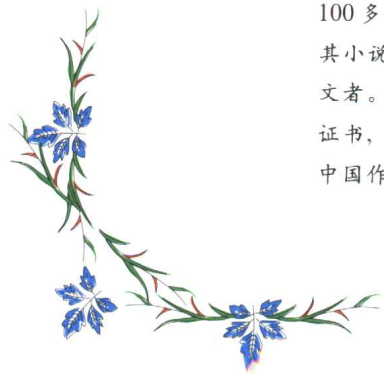
烽火連星月
金戈鐵馬行
難忘軍旅事
我是一個兵

甲申秋 孟偉哉





孟伟哉 1933年12月出生，1948年6月入伍。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5月在朝鲜战场负伤致残。1954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58年毕业。在部队历任连队宣传员、师文工队副分队长、师团政治机关见习干事、秘书等职，获解放奖章和朝鲜军功章各一枚。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过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诗刊》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当代》杂志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青海省文化厅长、《现代人》杂志主编、中央宣传部文艺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1993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1998年末离休。195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小说《昨天的战争》、《一座雕像的诞生》、《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战俘》、《逃兵戈尔巴托夫》、《“库尔斯克”号上的三名乌克兰军官》、《旅人蕉》、《夫妇》、《大原野》、《访问失踪者》等长、中、短100多部篇；另有诗歌、散文、文论多种，约计四百万言。其小说诗歌有被译为英、俄、日、朝、德及西班牙语和尼泊尔文者。其专业技术职务为编审。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终身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艺术文化促进会会长。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真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战争洗礼

(自序)



给一个婴儿的额头上点一滴水，意味着这个婴儿人生的开端。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仪式，称为“洗礼”。基督教新教把婴儿全身泡在水里，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人人生的开始，亦称为“洗礼”。

我们中国是泛神论的地方，至少在汉族中，它不以某个神灵或圣贤的名义举行仪式，而是以“满月”的庆贺表示一个人人生之旅启程，以“百日”的庆贺希冀一个人生命的长久。

这些，也许都是对的，都有道理，表示了对人的珍重，对生命的珍惜。当那些成年人一个新的幼小的生命举行这种礼仪时，他们未必没有意识到人生的崎岖和坎坷，但他们总期望着生命的平安与和谐。

我想，没有谁会记得自己的“满月”、“百日”（又称“百岁”）的庆礼——不管多么简单，甚至只是父母心中的一念和口头的祝祷——因为那时，他（她）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还不是一个严格和完全意义上的人。

我的理解，真正人生的洗礼，是他生命史上那种最重大的事件，是那种深刻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观念、情感和性格的经历；这种事件和经历之至关重要，犹如你从母体——不是母亲的身体而是社会历史这个躯体——又一次降生并又一次受到锻铸。

就我而言，经历战争，是我生命的真正的洗礼。

谁不希望自己以至全人类都在和平的天空与大地之间生存、进步、发展呢？谁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友好为邦呢？谁不希望社会公正、天下一家、人间尽都是爱呢？

然而，偏有那么一些人，要主宰你的命运，践踏你的土地，侵犯你天赋的人权，占领你世代祖先拓建的国家，而且是用暴力——刺刀、炸弹、大炮、飞机、坦克、军舰以至核





你恰好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你不能逃避，你别无选择，你只能起而抗击。于是，你成为士兵、成为军人，你拿起武器并学会使用，走上战场进行战争，呼吸被硝烟烈火污染了的空气，看到负伤者的鲜血和牺牲者的遗体……你享受胜利的喜悦，你背负失败的沉重……酷热、严寒、暴风雨、大风雪、饥饿、疲劳、祝捷会的豪情、掩埋战友的悲伤……你看到了举手投降的敌人，你的战友也有遭敌军俘去者……你体验到，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死，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死，是件很痛苦的事，死，又是一件来不及痛苦因而一点也不痛苦的事；生死之间，相距似乎遥远，又似乎紧紧地黏连在一起；你似乎与死神为伴，又似乎与守护神形影相随……超千里逾万里的征途，要你一步一步走过。你要打破昼与夜的界限，战争不管你的生物钟。一切都要脱出常态常轨。你要忍受平生不曾忍受过的困苦。你的梦要在征程疾行中去做。当你事后回忆——如果你是幸存者还能回首往事，有些经历你将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梦境，你终生都将分辨不清……战争的严峻、无情、残酷，教育你识别光荣与耻辱、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劣、善与恶、正义和非正义，它改变了你整个人——你的精神状态、你的心理观念、你人生价值的取向……于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身后亿万人的尊严、和平、理想，你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视死如归！

军旅生活，战场经历，战争体验，给了我 strongest 的人生感受，令我不可抑制地要描绘我的感受、见闻、思考和记忆——诗歌或散文、小说或图画。我并非不关注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明天。我以《夫妇》、《黎明潮》、《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等等述写现在，以《访问失踪者》的幻想遨游太空，希图探视未来。然而我必须承认，假设我不曾从军，不经受战争的洗礼，我便毫无可能写出《昨天的战争》和《战俘》等等军事题材的小说，甚至完全是另一幅人生图景，与文学创作绝缘，不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作家。

我热爱和平，祈祷和平如蔚蓝的天空覆盖全球。正是为此，我将不忘地平线上的烽火烟云，不忘惨烈的战争，不忘捐躯疆场的英灵……如果我继续奉献出带火药味的作品，那恰恰为的是追求消失了火药味的和平……

2



目 录

MULU

第一辑 穿过暴风雨

入伍	3
1949 年春节时	11
最热的夏天	13
穿过黑色暴风雨	15
川陕道上一天	18
进成都	20
1950 年 1 月 1 日	23
在开国头一年	25

第二辑 战地醉雪

感受战争	29
煮衣	106
雪	108
英雄车元路葬礼记	110
战地醉雪	112
李钟玄与 180 师	115
丁玲、周立波捐书	123
着军装的巴金	125
纪念老舍先生	127
在军事分界线上	129
王六六	136
秋祭	139





第三辑 在驴车上

焚梦	143
袁水拍被陶铸救命之后	146
一段见证	149
苏一平同志	155
元帅遗坛	159
在驴车上	161

第四辑 行行复行行

三过剑门关	165
疾行匆草	167

第五辑 域外风云

碰到一位苏联卫国战争英雄	173
会见梅尔瓦	175
吴帝胄纪念格瓦拉	177
遥望马埃斯特腊	183
太阳鱼	185
亚历山大·列宁斯坦消亡之后	187
伊位克蜜枣	189

第六辑 编·写·读

《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	193
《昨天的战争》问世记	198
暖情铭心	202
《尾声》20 篇	204
关于《逃兵戈尔巴托夫》的写作	206
读《毛泽东的艰难决策》	208
《震撼世界一千天》	211
序刘进贤《难忘的岁月》	213



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原创型作家	215
致张振川将军	218
致战友童志安	220
致江西、北京两位读者	223
致战友李怡波张成志夫妇	225
第七辑 言古道今	
寻访普希金和托尔斯泰	229
凭吊巴尔扎克	233
杨升庵与《三国演义》	236
想像杨升庵	238
遥望柳湾话彩陶	243
洪洞幽默	254
洪洞探古	256
爱我故乡	264
第八辑 银河系童话	
长臂人与短臂人（银河系童话）	269

第一辑 穿过暴风雨



入 伍

我属鸡，1933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公历12月10日），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明姜镇所属之北庄村。1954年，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先称洪赵县，后改称洪洞县，因此，现在我是洪洞人。

少年时，我们那个村子很小，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家家都是农民。我家也是农户。

我不记得我的祖父。在我开始记事时，我的父亲孟守义已是一名军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的一名排长。1939年12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月，我父亲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牺牲。父亲牺牲后，母亲对我说过，部队领导本要让父亲当副指导员的。父亲是共产党员。

父亲牺牲时，我刚满6岁，也就在1940年初春，我入了本村的小学读书。上学不久的一天傍晚，老师带我们十来个同学去一个地方。老师未说明干什么，事先也未告诉我们去哪里，我们只是跟着他走，是到了那个地方，才知道那是道觉村。

天已入夜。在道觉村一座大庙里举行一个会。会场的戏台上有一些成年人，还有一些方形的不大的里面闪着烛光的小纸箱，陈列在戏台前一侧的桌子上。成年人讲了些什么话，我已毫无记忆，但在宣布一个一个名字时，我听到了父亲的名字——孟守义。很久以后我才理解，这是一个追悼会，是几乎秘密举行的追悼会，悼念的正是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死难的革命者，我的父亲是被悼念者之一。那些闪着烛光的小纸箱，等于是死难烈士的灵柩。

我们当地人将当年的这次反共高潮叫做“十二月政变”或“十二月事变”，我现在保存的由民政部签发的烈士证上说，我父亲是在回乡侦察时遭敌人围捕杀害，他怎样被叛徒出卖或敌奸告密，我当时年幼，无法断定。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希望我能证明此事，我说那时我不懂事，不能妄言，但参与杀害我父亲的原阎锡山军队中的一名连长，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回家时，家里人告诉我，公审大会曾宣布，这个阎锡山军队连长被处决的罪行之一，正式参与杀害我的父亲孟守义。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洪赵地区一直是游击区，许多小学和高小的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的若干老师，在全国解放前解放后，都在地方政权中当任了





要职，也有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

我上本村初小时，没有系统的课本。比如，因为没有语文课本，一位叫贺逢贤的老师就自己出钱，买了一本《模范日记》让我当作语文课本读。又比如，没有算术课本，一位名叫宋守礼的老师，就从第三册算术教我们，接着又教第五册。

在本村小学学了两年，8岁（虚岁10岁）时，不知母亲是怎么想的，让我到外祖父家的南堡村上赵城第二高小。这个学校有一位假校长或曰名誉校长，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爱国乡绅，我一次也未见过。但在日本鬼子那里注册的校长就是他，如果日本鬼子找什么麻烦，或者逮捕了教师学生之类，就由他出面解决。这个学校的真校长孙百川，其实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若干教师也是共产党，学校实际上由地方党组织领导。孙百川校长与我外祖父好像有点转弯亲戚关系，几个主要教师是我父亲的同辈人，或者曾经是同学，知道我的情况。进这个高小，虽说经过考试，实在也有照顾之意，录取发榜时我的名字被排在中游。可是进校后便学数学的分数，我的数学概念就全乱套了。另外，由于家庭困难，失去父亲后的心理压抑，精神不爽，有时本来简单的算题我都会弄错，所以，一位姓王的数学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很感慨地说我的“脑子是一盆糨糊”，我只是愣呆木然，头脑里一片空白，年龄幼小呀。正因为无课本，没有受到规范的系统的训练，高小本应两年毕业上初中，我却连续留级，上本校的补习班，一直学了6年，连自己是哪一级哪一班都记不清楚了，一直到1948年5月才毕业，考入当时我们那一片根据地的太岳中学初中。即使这时，我的数学成绩也非常糟糕。

尽管如此，我仍然深深感谢我的所有的老师和我的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母校。在战争年月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真的是有教无类的为我们这一辈少年授业解惑，并培养着我们艰苦奋斗的品格和精神。我们的课堂，曾经是寺庙的殿堂，山区的土窑洞；我们的伙食，曾经是玉米面和野菜；我们的柴火，得自己到山里去打，去背；寒冬腊月，我们无火取暖，无被褥，同学间在土炕上以相互的体温取暖；日本鬼子扫荡时，老师领我们逃难；蒋介石发动内战时，老师们带我们转移；解放军解放洪洞赵城这些县城时，老师们带领我们支援前线；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等等，学校组织了秧歌队和剧团，在乡村进行多种宣传活动。响应延安的号召，我们这些少年也曾经开过荒。夏收秋收时节，老师也带领我们帮助乡亲们收庄稼。我们受到了较好的抗日、反蒋、爱国的政治教育。我们大多有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能吃苦，集体主义比较好。这些，对我们的一生都是宝贵财富。

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同学们的年龄差别很大，从八九岁到十七八岁，就那么在一起上课，自然造成了学业基础的不同和理解力的差别，所以，数学学得好的人是少数，这可谓

是时代的烙印。我个人语文、历史、地理都学得比较好，自然科目就又差一些。有一次，一位名叫高仰天的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上做了这样的评语：“听说你没有起稿，写来倒还很好，继续努力吧！”这是我迄今还记得的一次鼓励。除算术数学之外，别的课目的考试，我曾几次得高分，名列前茅。

也许由于在学校呆久了，适应了，我曾是学校演出队的一名受重视的演员，老师们还让我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和主席，1948年2~3月，还秘密吸收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一直说自己自幼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真的没有上过由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控制的学校。

二

祖父早逝，父亲牺牲，使我家成为孤儿寡母之家：祖母、母亲、我和一个妹妹，老弱孤寡，物质生活的艰难还在其次，在我的感觉上，精神的痛苦和压抑更是沉重。

父亲牺牲后一年左右时间里，我家两度遭土匪抢劫，至于平日里因日本鬼子的骚扰和乡村坏人的恶语白眼，此种担惊受怕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母亲好不容易将一只猪喂养到几十斤重，白天刚在集市上售出，晚上就有土匪闯进来，带着口罩，晃动着手枪，要“借路费”。祖母、母亲把我和妹妹藏在炕角护着，只好从墙缝里取出藏着的钱交给土匪。还有一次，半夜三更，正睡梦中，突然从窗户里砸进来一块石头，在院子里又响了一枪，十分惊人，紧接着就有土匪进来。这些土匪看来很了解情况，这次知道无钱，就翻箱倒柜拿一些衣物，临走，还在另一孔未住人的窑里点燃一些旧棉絮，若不是祖母和母亲发现扑灭（我也跟着看到了），会成为火灾。

我的母亲另行结婚以后，我家的住址并未变动，我的姓名虽一仍其旧，农村里的封建习俗对我又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仿佛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因此，一方面是自幼受到的教育的影响，一方面是对人世不公不平的直接感受，使我本能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小小年纪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理性的认识，实际上那说不清的心态就是如此。而在那个年代，改变命运的选择就是参加革命队伍。

陈赓将军指挥的部队解放赵城县城以后，我看到过部队在山区里悼念烈士的情景，也看到过一排排一堆堆掩埋烈士的墓地，但这些并未让我恐惧，并未扫去我离开让我深感压抑的故土的心情。我一直想走向更广大的世界，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获得做人的尊严。我曾经说过写过，这种心理还谈不上是政治觉醒和革命觉悟，却最终将我引向了革命队伍。

